在追寻红色足迹的路上

■肖力民

红色家风

于都河水缓缓西流，河畔柳绿花红，纪念园游人如织。那天，我和儿子走进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于都县长征源演艺团表演的大型情景剧《告别》在长征渡口拉开了序幕。当“父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一一呈现时，泪水在我们的眼眶中打转。

“爸，你说，当年太爷爷和堂爷爷是不是也是这样离开家乡的？”儿子问道。

“是啊，他们肯定期待革命胜利后就返乡，谁承想，这一去就再也没有音讯。”我不禁有些感伤。

“爸，明年大学毕业后，我也要去当兵。”儿子的话，让我深感欣慰。

一

小时候，我曾指着大爷爷肖尚喜的烈士证书问爷爷，“我大爷爷的烈士证书上写的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而我大堂伯父肖思烜的烈士证书上写的是‘1934年北上抗日牺牲’，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吗？‘北上’又是什么意思？”

爷爷告诉我：“其实都一样，‘北上’是长征的意思，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

“牺牲在哪里了？”

“我打听过了，也找过了，但是一直找不到。”

“爷爷，你和堂伯父也当过红军吗？”

“是的。等你长大了，我再详细给你讲我们从前的事。”

渐渐地，我从家人那里了解了我家与红军及长征的故事。我爷爷肖尚伟、大爷爷肖尚喜、大堂伯父肖思烜、堂伯父肖思坊是1933年春一起当红军的，都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我爷爷这年29岁，在头陂战斗中受了伤，子弹从腹部打进去，又从后背穿射出来。养好伤后，他继续投入战斗。第二年秋，他在驿前战斗中膝盖受枪伤，便再也不能行军打仗了。

爷爷在老乡家养好伤后，大年初一一拐一瘸地回到家门口。他跟奶奶打招呼时，奶奶竟然没认出来。

“我是法生子。”当爷爷说出自己的小名时，奶奶惊呆了，打量半天才反应过来，赶忙上前把他扶进屋里。原来，爷爷那时胡子拉碴，衣服又脏又破，走路一拐一瘸，奶奶误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难以想象，爷爷当时吃了多少苦。

我堂伯父肖思坊在战斗中大腿内侧受伤，在老乡家养好伤后，也回到了家里，但落下了终身残疾。我大爷爷肖尚喜和大堂伯父肖思烜跟着部队一起从于都渡河出发长征，此后再没有任何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才收到他们的烈士证书。我太奶奶犹如五雷轰顶，痛哭不止。受此打击后，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不久便撒手人寰。至于大爷爷和大堂伯父参加了什么战斗，牺牲在哪里，安葬在何方，我们都不清楚。

二

“做人要老实本分，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人生的道路要走直路，不要走弯路。”这是爷爷肖尚伟生前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他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

爷爷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来不向外人炫耀曾经的荣光；他为人正直，对于歪风邪气，都会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享受伤残军人待遇，但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因为伤残，他干不了重体力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负责生产队的一口大鱼塘，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割草喂鱼，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从来不乱花钱。当然，该花钱的时候，他也很大方。我父母结婚后，父亲还在部队当兵。有一次，爷爷得知我母亲想去部队探亲，二话不说拿出多年积攒的伤残金给她当车旅费。爷爷说，只有夫妻俩感情好，生活幸福，我父亲才能更好地在部队工作、为国家作贡献。

在红色家风的感染下，爷爷的后代有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括我在内有6人参军入伍。

在部队时，我利用空闲时间尝试新闻写作，逐渐成为战友心目中的“肖记者”，入了党，荣立过三等功。退伍后，我被安置在县人武部工作，主要负责国防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也是从这时起，我对家乡于都的红色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8.6万余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从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于都当年有6.8万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就有1.7万人。

生长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和红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都很多家庭和我家一样有“红军烈士证书”，很多家庭的“红军烈士证书”上只有“北上无音讯”5个字。烈士证书的背后，是一个个血泪交织的故事。

在新闻采访中，我认识了许多老红军。看到他们，我就像看到了牺牲的亲人，感到格外亲切。由于老红军大多已高龄，我争分夺秒地对他们进行抢救性采访挖掘，力争拿到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对我来说，每次采访都是一脸感动的泪水、一次心灵的震撼、一种无限的崇敬。

三

2006年，我得知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吹响冲锋号、后定居湖南长沙的于都籍老红军张生荣有一个心愿，希望得到一把军号。为此，我想方设法买来一把军号，和县里的同志千里迢迢赶赴长沙，来到张老家。见到家乡来人，张老难掩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当我把军号递给张老时，他颤抖着双手接过，放在嘴边吹了起来，“嘀嗒嗒嘀嘀嘀——嘀嗒嗒嘀嘀嘀”。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一位88岁的老人吹出的号声竟是那么嘹亮，那么有节奏，那么有激情。客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那一刻，我的眼眶也湿润了。从张老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亲人在战场上听着冲锋号声奋勇杀敌的场景。他们和许多红军战士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新中国，战斗到底，慷慨赴死，在所不惜。

2015年，父亲临终前告诉我：“你是记者，出差的机会多，要继续寻找你的大爷爷、大堂伯父，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二伯父将近90岁高龄，也曾多次向我提起寻找祖辈的事。多年来，为了了却自己和家人的心愿，我利用采访的机会，走遍了原中央苏区的瑞金、兴国、宁都、会昌等地，寻找亲人生前的足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如愿。因为感到希望渺茫，我曾经一度想过放弃。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的几位朋友，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团员林丽萍、刘瑛、曾宪淋随团去广西演唱《长征组歌》，在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烈士英名廊时，找到了亲人的名字。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2022年4月，我加入了以红军后代为主体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我将自己几十年来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有关红军的文章整理出来，精心准备宣讲稿，反复进行打磨。在宣讲中，我以一名记者的视角，向听众讲述我听到的、看到的红军故事和感悟到的长征精神。

加入宣讲团后，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追寻亲人的机会也更多了。去年以来，我和宣讲团的同志先后重走了长征路，每到一地都要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走进当地革命烈士陵园，寻找于都籍烈士和自己的亲人。上个月底，我陪同红军烈士后代袁尚贵宣讲长征文化时，特地走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寻找于都籍烈士。我们寻找到并进一步补充完善了邓典龙、钟奇、杨承德3位于都籍烈士的相关资料，并到他们的墓前祭奠。

一路前行，一路找寻。这些年，我聆听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被红军官兵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动着、鼓舞着。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讲好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我将永远在路上。

家庭秀

爸爸
松开手吧
让我飞起来
变成神奇的小钟摆
让所有的等待
都披着彩虹的外衣
让所有的思念
都长出云朵的翅膀
让所有的团聚
都激动成甜心的巧克力

李学志配文

定格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一级上士田亚玮的妻子和儿子来队探亲。图为田亚玮利用空闲时间带儿子体验轮胎桥。

单文浩摄

说句心里话

当个『仰望天空』的好兵

■熊峰霄

18岁那年，我穿上军装，坐上了去新疆的军列。上车前，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幺儿，到了部队，一定要当个好兵！”

“当个好兵！”在火车上，我不停思考着怎样才算“好兵”。简简单单4个字，让我难寻答案。

不知不觉，我沉沉睡去，醒来后，列车已到达西北边陲的热土。9月的新疆，骄阳似火，车厢里有些闷热。我不知道的是，更多的挫折还在后面。

入伍后，由于体能基础较弱，每天晚饭后的加练让我筋疲力尽，而第二天又要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地去外场学习维护直升机，令我更加发愁。机务工作被形象地描述为“一年从尾忙到头，一身汗水两手油”。一番苦累后，我也只能仰望那从未到达过的天空，在旋翼卷起的风中感觉有些失落。想象中的热血军旅，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那初次穿上“橄榄绿”时的欣喜和激动，不知何时已被满是油点的“机务蓝”所淹没，我哪里还有心思去想怎样才算个好兵？

去年夏天，我休假回家，父亲早早来到机场等我。“幺儿！”在拥挤的人潮中，他拼命地向我招手。“听说你们天天在天上飞，干得还可以吧？”“可以，还可以……”对上父亲期待的眼神，我有些心虚地回答。其实，我哪儿上过天呢？不过是仰望天空罢了。

重庆的天空，看着没有新疆的“精神”。天气不好时，总会蒙上一层浓浓的灰色，显得比我还要疲倦。父亲却总有使不完的劲儿。那天下午，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后厨忙得汗流浃背。父亲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厨子”，身材瘦小的他并不起眼。在后厨清一色的厨师中，我甚至辨不出他来，只能顺着那锅熟悉的辣子鸡丁的呛味，捂着鼻子，寻到满身油渍的他，“这么呛，你啷个遭得住哟？”

父亲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没搭我的话，依旧神情专注地把控着火候，熟练地颠着勺，甚至目不斜视地从调料区里精准调配出一勺酱料。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出锅咯！”随着呛鼻的油烟味变成扑鼻的饭菜香，父亲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发自内心的笑容让眼角的皱纹深了几分。看到他开心得像个孩子，我忽然明白了什么。父亲几十年对灶台的坚守，不为别的，只为做一锅好菜，当一个好厨子，除了为了生活，里边还有他对烹饪的热爱。

休假很快结束，我又回到了机务岗位。“进场！”值班员的哨声催促着我投入紧张的工作。烈日下的直升机一字排开，战友们正忙碌着维护各自的直升机。带教我的陈班长，是一名坚守机务岗位20多年的二级军士长，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我不经意地问道：“班长，你觉得怎样才算是个好兵？”陈班长没有回答，只是拿着注油枪，爬上直升机，细致地教我给直升机注油。烈日当空，陈班长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但他全然不顾满手油污，飞快地拭去头上的汗，依旧忘我地干着，仿佛在精心雕琢一件艺术品。陈班长下来后，我被他满脸黄色油污的样子逗得发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窘态，回头看了看维护的“杰作”，也笑了。瘦削的陈班长笑起来时，满脸的皱纹也随之舞动，不大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我却从他眼里感受到了纯粹而坚定的光。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美食出锅时父亲的笑容。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都因热爱而坚守，又因坚守而爱得更加真挚。怎样才算当个好兵？他们已经给了我答案。

那天，飞机起飞后，我又如往常般仰望着天空。我想，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上，在游弋海洋的舰艇上，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在赫然屹立的界碑旁，在高耸入云的哨所里，在甚至不见阳光的洞库中，也有一群好兵在仰望着“天空”，不因岗位光鲜或平凡，只因对军人身份最纯粹的热爱而坚守。我暗暗决定，这次我要向父亲“坦白”，告诉他，我其实从未上过天。我想，父亲绝不会嘲笑我，毕竟，谁会嘲笑一个“仰望天空”的好兵呢？

家人

选梅的思念

■袁 笑

即便妻子选梅事先说了快递中有惊喜，赵常宗拆开时还是难掩激动。快递盒里，装着一包红豆，一张字条，还有一张超声检查报告单。

赵常宗读着字条，眼角有些湿润。“这是宝宝的检查单，我想第一时间寄给你，我和孩子一起等你回来。”报告单上显示，胎儿已经成形。难以想象妻子这段日子有多么辛苦，赵常宗连忙拨通选梅的视频电话。

视频接通，选梅正在田间走着。“怀孕了怎么还下地，快回家歇着吧。”赵常宗关切地说道。

选梅轻轻笑了，面容在夕阳下温暖动人：“妈担心我累着，不让我干活。趁着太阳落山天气凉快些，我才出来走走的。快递收到了吧？红豆是从咱地里收的。妈说，这么远寄过去会发霉，我就特地晒干，又装进密封袋……你尝尝，我之前看你有点水肿，听说红豆可以消肿哩！”

选梅知道赵常宗不方便蒸煮红豆，晾晒前还用糖水浸泡过，这样干嚼也有滋味。赵常宗在家下地干活时，就喜欢抓把红豆装兜里，时不时嚼几颗。

选梅的手就是这样巧。她或许不知道红豆在古诗中代表着相思，可她的关爱随着那些亲手摘的、用甜蜜浸泡的红豆，跨越数千公里，实实在在地来到了赵常宗的身边。

赵常宗问选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怀孕的事？”选梅说：“你工作忙，我不想让你早早牵挂，所以等胎儿成形了才说。”

赵常宗心中暖流涌动，同时也有些惭愧。选梅在娘家排行老大，打小除了要干家务和农活，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常常忽视了自己。

婚礼那天，赵常宗问她有什么愿望，选梅笑笑说：“我想去昆明的花市，买很多很多花，把咱的院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休假期间到处走亲访友，赵常宗就把这件事忘记了，选梅也没有再提。赵常宗回单位后，选梅常常在手机里给他分享地里的一簇野花，色彩绚烂的晚霞，成熟的农作物，还有爸妈的身体近况……选梅知道，赵常宗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她希望能为他分担一些。

赵常宗攒了好多话想对选梅说，即便他认为这些话多少有些肉麻。他看着选梅说：“老婆你辛苦了，娶到你是我的福分。等我休假，我带着你和孩子去花市，挑很多你喜欢的花，把我们的小院装点得漂漂亮亮的……老婆，我有点想你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此时，选梅那边已入夜，星辰点点，她的眼睛里也星光点点。她一边朝家的方向走，一边继续和赵常宗分享家常趣事。赵常宗这边，天光仍亮。他细细咀嚼着红豆，感叹这些红豆怎么比蜜还甜呢？他深情凝望着选梅：选梅在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

情到深处

情缘与情怀

■李君航

1999年，父亲军校毕业来到海军某部队。工作之余，他喜欢写写诗歌、散文，作品时不时在报纸上刊发。在一次征文比赛中，父亲认识了同样爱好文学的母亲。

此后，两人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父亲会在信中描绘在导航台上工作时看到的独特风景，母亲则用她细腻的笔触向父亲分享日常点滴，为父亲繁忙的工作增添一抹温馨的色彩。在这段与文字相伴的旅程中，他们相知相爱，最终决定携手共度余生。

这些年，父母虽然聚少离多，但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父亲每次去执行任务，母亲都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让每个守候的日子都充满了温暖。

不久前，父亲荣立个人三等功。怀着激动与自豪的心情，他将军功章和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寄回家。信中，父亲写道：“亲爱的再琼，这枚军功章有你一半的功劳。是你的爱，给了我力量，让我在工作中心无旁骛、更加勇敢坚定，谢谢你。”

母亲收到这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她轻轻抚摸着那枚军功章，仿佛父亲就在她身旁。

每每回忆起年轻时和父亲书信联系的日子，母亲眼中总是充满了柔情与幸福。她让我相信，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细节里，需要用心去感悟。我也常常想象，父亲站在导航台上工作的样子。他肩章上的五角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波涛滚滚的海面映照得他的面庞更加坚毅。因为身后有家人的温暖支持，他执行任务的背影更加坚定。

父母因文学结缘，因共同的情怀相守多年。正因见到了这其中的种种美好，让我心中既装满了爱，又对“迷彩”充满了向往，从而能够更加坚定勇敢地面对未来。